

# 从吴鞠通《温病条辨》看类比思维 在中医学中的作用

● 艾碧琛 赵国荣<sup>▲</sup> 肖碧跃

**摘要** 中医思维方法的诸多特点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充分体现,在祖国医学的继承和挖掘工作中必须认真整理研究和继承。本文即是整理吴鞠通《温病条辨》中体现出来的类比思维方法并简略分析类比思维的作用。

**关键词** 吴鞠通 《温病条辨》 类比法

类比法是科学思维的逻辑方法,它是根据两类对象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类似或同一,推断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类似或同一的逻辑思维方法,逻辑学上又叫类比推理。在中医学的传统研究方法亦寓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逻辑方法于其中,尤其重视推理逻辑的运用,类比推理则可以说是其基本的推理方法之一。类比法在中医学中叫做“援物比类”或“取类比象”法。中医学从整体观念出发,常以自然界和社会的事物与人体内的事物相类比去探索和论证人体生命活动的规律、疾病的病理变化以及疾病的诊断防治等问题,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方法学作用。类比法《黄帝内经》中体现甚多,如《素问·离合真邪论》“下有渐洳,上生苇蒲,此所以知形气之多

少”<sup>[1]</sup>是以植物生长类推人之形体,可以以象测脏;《灵枢·逆顺篇》“兵法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刺法曰:无刺焯焯之热,无刺漉漉之汗,”<sup>[2]</sup>是以打仗类比针刺治病,说明病邪旺盛之时不可施针,必待其衰退,方可刺之等等。温病学是中医学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清朝吴鞠通是温病四大家之一,其学术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他所著的《温病条辨》也被后世认为是“治温之津梁”,本文尝试以吴鞠通《温病条辨》为例,挖掘其中类比思维方法的运用,并简略分析类比思维在中医学中的作用。

## 1 以将、相类比治外感、内伤的不同

“治外感如将(兵贵神速,机圆法括,去邪务尽,善后务细。盖早平一日,则少受一日之害);治内伤

如相(坐镇从容,神机默运,无功可言,无德可见,而人登寿域)。”<sup>[3]</sup> (《温病条辨·卷四·治病法论》)

在这段话中,吴鞠通分别以“将”“相”的职称和作用的特点类比治外感病、内伤病的不同。“治内伤如相”:内伤病的产生或因外感后正气大伤,或禀赋不足,或脏腑虚弱病从内生,或饮食劳逸,或七情过激,因此治疗内伤杂病不容易见效,要有耐心,就如同丞相要进行谋略一样,不急不躁,从容应对,缓缓图之。“治外感如将”:外感病相对内伤病而言,来势猛,病情急,变化快,邪气实而正气不虚,所以当外感病邪气正盛,如贼兵初至其势正旺时,当趁贼兵立足未稳而以重兵猛将一举歼灭之,行动要干净利落,这与吴又可主张治疫病需“急证急攻”、“逐邪务尽”有异曲同工之妙;病邪彻底祛除后,往往脏腑气血受到一定伤害,如用兵剿匪,匪患去而殃及良民,故当开仓放赈以救饥民,因此此时需根据病人的证候、体质分别予以调补气血或补阴或扶阳随证治之,此即善后务细之意,吴鞠通借此强调温病

※基金项目 湖南中医药大学重点学科资助项目(No:4101010103);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资助项目。

▲通讯作者 赵国荣,教授,主任医师。E-mail: zhaogurong1116@sina.com;联系电话:13975896385。

●作者单位 湖南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410007)

治疗后要注意清余邪、养正气等。现在的温病学的治疗中很重视滋阴生津法在温病后期的治疗作用,也与吴鞠通之意合。可见,吴鞠通以“将”类比治外感,是符合温病治疗的实际情况的,并且对温病的治疗有一定指导意义。

## 2 阐释三焦温病治病用药之理

“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sup>[3]</sup>(《温病条辨·卷四·治病论》)

这是吴鞠通根据自己所创的三焦辨证,结合长期实践经验,根据温病病情轻重、受邪深浅、所病部位、脏腑性质及药物性味功能等多方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后提出的温病上、中、下三焦不同病变部位的组方用药原则。三焦部位有上、中、下之分,所属脏腑功能各异,故其用药也各有所宜。也就是说,因药物质地有轻重之殊,气味有厚薄之分,其作用趋向有升降浮沉之异,故临床上选药组方、煎服方法也只有各适其性,才能使其达于三焦不同病位而充分发挥治疗作用。

“治上焦如羽”:心肺居于上焦,其位最高,故吴氏治疗心肺病证所用之药,力求其如羽毛般轻轻上浮,上举而达心肺。代表方如银翘散,治疗上焦肺卫之证,选药方面多用质地极轻且具有芳香之气的花、叶、壳之品,如银花、连翘、竹叶、薄荷等;在煎药方面,强调时间不可过长,以取其轻清芳香上浮之气,避免过煮味厚气失而入中焦;在服药方面,则采取时时轻扬之法,根据病情随时调整服药次数及间隔时间,既可防止病轻药重而过病所之弊,又可避免病重药轻之患,即用药如“羽”。其他如桑菊

饮、桑杏汤、翘荷汤、新加香薷饮、普济消毒饮去升麻柴胡黄芩黄连方、清络饮等上焦肺卫及气分病证常用方剂,也多用质地极轻之品。而治疗热入心包之证所用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等方则内含麝香、冰片、郁金、雄黄、木香、沉香、丁香、安息香等气味芳香之品,故可上达心包,发挥其开窍醒神之功。

“治中焦如衡”:脾胃居于中焦,脾气主升,胃气主降,二者升降相因,互相协调,既不逆上,也不下陷,如衡器之平,才能保持其受纳、运化等功能正常。而邪入中焦,必然导致脾胃气机失常,受纳、运化功能障碍,故吴氏治疗中焦病证,极为注重调理脾胃气机,用药力求适宜病所,“如衡”则指中焦用药既不能失之太薄,也不可过于厚重,使升者自升,降者自降,达于平衡。如见热结阳明,大便不通,胃气不降者,则以承气之剂,咸苦攻下热结,通降胃气;再如湿热中阻,脾胃升降失司,见腹胀便溏等症,则以藿香正气散等方加减,苦辛配合,化湿清热,升降中焦气机。

“治下焦如权”:肝肾位于下焦,肝主藏血,肾主藏精,且二者同源,相互化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故热入下焦,势必导致肝肾精血阴液耗损和虚风内动之证。治疗则非质轻味薄上浮之品所能胜任,常须重用浓浊厚味,或加贝介重镇之品,使其如秤锤般重坠沉下,达于肝肾,以填补精血,潜阳熄风,即用药如“权”之意。吴氏所制复脉汤、大定风珠、专翕大生膏等方,用牡蛎、鳖甲、龟板、阿胶、猪脊髓、乌骨鸡等甘咸浊腻之品,且久煎以取厚味,可谓“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之范例。

吴鞠通提出的“治上焦如羽,

治中焦如衡,治下焦如权”的三焦温病治疗用药原则,为温病的辨证论治及处方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临床范例。他巧妙的运用类比思维,简单的以“羽”“衡”“权”三字,将内涵丰富的温病三焦病证的用药原则的精髓勾勒了出来。只要能深刻理解“羽”“衡”“权”三物的特点,就能从总体上掌握三焦温病的治疗用药方向,不得不佩服其思维精妙至此。

## 3 以“增水行舟”类比增液润燥通便法

“温病之不大便,不出热结、液干二者之外。其偏于阳邪炽甚,热结之实证,则以承气法矣。其偏于阴亏液涸之半虚半实证,则不可混施承气,故以此法代之。……三者合用,作增水行舟之计,故汤名增液。”<sup>[3]</sup>“其因阳明太热,津液枯燥,水不足以行舟,而结粪不下者,非增液不可。服增液两剂,法当自下。其或脏燥太甚之人,竟有不下者,则以增液合调胃承气汤,缓缓与服。”<sup>[3]</sup>(《温病条辨·中焦篇·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

阳明温病若热病耗损津液,液涸肠燥,传导失司,可出现不大便之证,吴鞠通把这种状态类比成河道里水浅而舟不能行,十分贴切,若要使舟行则必待河道之水涨。取类比象,治疗此阳明温病不大便,必不能用承气汤重竭其津而舟更难行,只能设法增液润燥才能促使结粪下行。于是吴氏设增液汤,玄参养阴生津,麦冬增液润燥,生地养阴润燥,三者合用即可达“以补药之体,作泻药之用”的目的;若津枯肠燥太过而结粪仍难下者,可合调胃承气汤助其泄热通便。这就是“增水行舟”之法。温病过程中极易出现耗液伤津、大便不行

证,故“增水行舟”法是温病治疗中很重要的一法,而增液汤也是温病治疗的常用方。

#### 4 温药治温病如同“为贼立帜”

自《伤寒论》问世以后,历代医家往往以伤寒辛温发汗之法治疗温病初起邪在肺卫之证,滥用麻、桂、羌、防等药,致使温病不惟不解,反生他患,如发斑发疹、神明内乱,甚至造成内闭外脱等严重后果,吴鞠通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他在《温病条辨·上焦篇·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中说:“温病最善伤阴,用药又复伤阴,岂非为贼立帜乎?此古来用伤寒法治温病之大错也。”<sup>[3]</sup>温病为温热病邪所致,仍以温药治疗,只会助邪而加重病情,吴氏将这类比为作战时为敌方竖旗,反而增长敌方气焰,吴氏的反对立场鲜明的反映了出来。吴鞠通除了批判以伤寒法治温病外,还指出了温病的治疗方向,如他创制了银翘散、桑菊饮等辛凉解表代表方剂,为正确治疗温病的创方及用药做出了榜样。

#### 5 类比思维对青蒿鳖甲汤制方的影响

此方出自《温病条辨·中焦篇·湿温》:“脉太弦,暮热早凉,汗解渴饮,少阳症偏于热重者,青蒿鳖甲汤主之。”<sup>[3]</sup>要治少阳症偏于热重者,类比思考,吴鞠通想到了和解少阳的主方——张仲景的小柴胡汤。“以同在少阳一经,故不能离其法”,吴氏分析此法为“立法以一面领邪外出,一面防邪内入为要领”,又“因小柴胡汤原为伤寒立方,症缘于暑湿,其受邪之源,本自不同,故必变通其药味”<sup>[3]</sup>,于是吴氏仿小柴胡法而变之,制青蒿鳖甲

汤,“以青蒿领邪,青蒿较柴胡力软,且芳香逐秽;开络之功,则较柴胡有独胜。寒邪伤阳,柴胡汤中之人参、甘草、生姜,皆护阳者也。暑热伤阴,改用鳖甲护阴……宗古法而变古方者,以邪之偏寒偏热不同也。”<sup>[3]</sup>同为少阳受邪,治法上都是领邪外出与防邪内入兼顾,吴氏这个宗古法而变古方的过程,实质也就是类比思维的灵活运用过程。不得不提的是,吴氏创制青蒿鳖甲汤的出发点为治疗少阳症偏于热重者,但后人将其治疗范围扩大为治疗温病后期,症见暮热早凉,邪伏阴分者,疗效颇为显著。

#### 6 从海参的体质外推其功效

吴鞠通以新加黄龙汤治疗阳明温病,应下而未下,继而正虚邪实,下之不通之证。方中以调胃承气汤缓下热结,配伍玄参、麦冬、生地、海参滋阴增液,人参、当归、甘草益气养血。玄参、麦冬、生地为世人常用滋阴增液之品,但吴氏何以想到用海参呢?他解释:“按海参之液,数倍于其身,其能补液可知。且蠕动之物,能走络中,血分病久者,必入络。故以之为使也。”<sup>[3]</sup>(《温病条辨·中焦篇·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显然吴氏用海参是通过他的观察和类比所得。他观察到海参体内液体含量很高,“数倍于其身”,所以类比推理,认为将其入药能补人身之液,且海参为蠕动之物,善钻窜,入药后还能引诸药入络,加强诸药滋阴增液的效果,所以用海参。

#### 7 从桑叶的形态推论其功效

桑菊饮是吴鞠通所创用来治疗温病初起的辛凉解表的方剂,

“太阴风温,但咳,身不甚热,微渴者,辛凉轻剂桑菊饮主之。”<sup>[3]</sup>(《温病条辨·上焦篇·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此方现在常用于治疗流感、急性支气管炎、急性扁桃体炎、上呼吸道感染等属风热犯肺的轻证。方中以桑叶为君药,吴氏除了认为木旺金衰,而桑叶善平肝风,可以用桑叶抑肝风之有余外,更具治疗意义的是他认为“桑叶芳香有细毛,横纹最多,故亦走肺络而宣肺气”。<sup>[3]</sup>吴氏的这种观点来源于他对桑叶的观察,他从桑叶本身有细毛、横纹多而联想到肺络的形态,并以类比法推理,认为桑叶善走肺络,宣肺气而可止咳嗽,这一推论恰巧抓住了桑叶的关键治疗作用,不得不说其用药思维的巧妙。

#### 8 用“坚壁清野”类比温病调护

坚壁,是加固城墙和堡垒;清野,是将野外的粮食、财物收藏起来。这是饿死、困死敌人的一种作战方法。吴鞠通在对温热病的辨治调护过程就匠心独具的使用了“坚壁清野”之法,他认为“大抵邪之着人也,每借有质以为依附,热时断不可食,热退必须少食,如兵家坚壁清野之计,必俟热邪尽退,而后大也敢。”<sup>[3]</sup>(《温病条辨·原病篇》)。即在诊治温病的过程中,适当应用该法,使邪气无所依附,有利于患者的康复,达到事半功倍之效。吴氏同时强调调阳明温病下后热退,余焰尚存,不可即食,食者必复,亦须坚壁清野,一日后方可“缓缓与食,先取清者,勿令饱,饱则必复,复必重也”<sup>[3]</sup>(《温病条辨·中焦篇·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此外,吴氏在论述痢疾的治疗时也

强调了“坚壁清野”法的重要性,他感叹“吾见痢疾不戒口腹而死者,不可胜数”<sup>[3]</sup>(《温病条辨·中焦篇·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并就此全面的阐明了“饿不死的伤寒,膜不死的痢疾”这句谚语的真正含义,严厉批驳大多数人不识句读、不识病情的妄解。他认为“饿”与“膜”是患者本身因病情变化而表现出的自觉症状,而不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如果一味的让伤寒患者饿,让痢疾患者膜,那么后果不堪设想。临证时治急性痢疾,常嘱患者暂禁食亦正合吴氏之意。而“坚壁清野”之法同样适用于温病后期及恢复期,此期应视具体情况禁食或只给予适量清淡流质饮食,在病愈后的近期内宜清淡饮食,且少食多餐,切忌油腻饮食或暴饮暴食。这就是吴氏“热时断不

可食,热退必须少食,如兵家坚壁清野之计”。有报道在诊治一般感冒、流感、上呼吸道感染等病时常用此法,能缩短病程,取得满意疗效<sup>[4]</sup>。

类比推理方法是科学研究中非常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在中医学的漫长发展过程中,类比法对中医学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医学家们借类比法开辟了单纯依靠直观材料,通过研究事物之间的关系达到把握事物某些规律性的途径,直观形象的看到那些隐藏在事物深层的本质和规律,如吴鞠通以“治外感如将;治内伤如相”分析治外感和内伤疾病的不同思路,以“治上焦如羽;治中焦如衡;治下焦如权”阐释三焦温病治病用药的规律特点等等。另一方面,类比法还能启发医学家的思路,在临床实际操作中产生具

有创造性的理论,进一步指导临床。如吴鞠通以河道里水浅不能行舟类比津液耗损、液涸肠燥所致便秘,从而想到“增水行舟”之计,从海参的体质外推其能补人身之液、引诸药入络的功效等等,均是对温病学治法的创新和补充,不尽同于伤寒以及内伤杂病的治法,也是温病学理论自形成后能够一直有效指导外感热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 参考文献

- [1]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169
- [2]张珍玉主编.灵枢经语释[M].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449-450
- [3]吴 璠.温病条辨[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13;67;22;24;7;40;23;8;5;26;41.
- [4]敬 博.吴鞠通“坚壁清野”法临证意义浅识[J].中医函授通讯,1999,18(5):9.

## 中医典故

### 华佗三试茵陈蒿

相传,有一个黄癆病人(黄疸),面色姜黄,眼睛凹陷,极度消瘦,找到华佗说:“先生,请你给我治治病吧。”华佗皱着眉摇了摇头说:“眼下医生们还没有找到治疗黄癆病的办法,我也是无能为力呀!”

半年后,华佗又碰见那个病人,发现他变得非常健康,身体强壮,满面红润。华佗大吃一惊,急忙问道:“你这病是哪位医生治好的?快告诉我,让我跟他学学去。”那人回答道:“我没请医生看,病是自己好的。”华佗不信:“哪有这种事!你准是吃了什么药吧?”“药倒没有吃过,不过因为春荒没粮,我吃过些野草。”“这就对了!草就是药,你吃了多少天?”“一个多月。”“吃的什么草啊?”他们走到山坡上,那人指着一片绿茵茵的野草说:“就是这个。”华佗一看是青蒿,便采了一些,给其他黄癆病人试服,但试了几次,均无效果。华佗又问那人,吃的几月的蒿,病人说是三月的。华佗醒悟到,春三月百草发芽,也许三月蒿子有药力。

第二年春天,华佗又采了许多三月的青蒿,给黄癆病人服用,果然吃一个好一个。为摸清青蒿的药性,第三年,华佗把根、茎、叶分类试验,发现只有幼嫩的茎叶可以入药治病,并取名“茵陈”。

华佗还编歌供后人借鉴:“三月茵陈四月蒿,传给后人切记牢。三月茵陈治黄癆,四月青蒿当柴烧。”